

红蓼摇落始知秋

谢光明

一直以为大地是阳刚之气的男人,山脉是强劲的骨骼,土地是健硕的肌肉,默默为我们奉献丰富的物产。其实大地更像是一位爱美的女性,河流是明眸,花木是衣裳。眼前,低洼潮湿的鱼塘里,大片蓼草在柔柔的夕阳下,开着密密麻麻浅红色的蓼花,微风里荡漾着一波一波红晕的涟漪,如梦似幻。

蓼草并不陌生,我们当地人叫它“辣草”,有一股辛辣的味道,是小时候最印象最深的几种植物之一。盛夏时节,经常看到大一些的孩子,从口袋或书包里掏出青苹果似的青果子,“咔嚓咔嚓”地吃,津津有味的样子十分馋人。原来他们吃的是青柿子。我忍不住也跑到后山去偷几个柿子来吃,吃得口腔发麻,说话含糊不清,才知道青柿子有毒,是不能吃的。后来发现,大孩子的青柿子是用蓼草腌过的,就是将青柿子和蓼草放入竹筒,加盐,压实,浸水,盖严,一周后即可食用。腌过的青柿子,吃起来虽然没有秋后熟透的红柿子那般甘甜,但不麻嘴,咬起来还真像吃青苹果一般清脆,别有一番滋味。正好家门口有一大块废弃的鱼塘,鱼塘里长菰之下是蓼草,两种植物和睦共生。此后每年夏天,我都会自制青柿子,对蓼草自然也越来越熟悉。如今,无论身在何处,看到蓼草那淡红色茎叶与花儿,便会不由自主地勾起童年回忆,倍感亲切。

“梧桐落,蓼花秋”“秋水鹭飞红蓼晚”“数枝红蓼醉清秋”……古人留下过许多吟诵蓼花的诗句。我中学毕业后,离开学习,跟着父亲回乡务农。再看见田间地头,河畔沼泽,处处丛生的蓼草,已没有了童年腌柿子的兴趣,但对蓼花却格外喜欢。天气炎热的仲夏,难得能看见几枝自然的花朵点缀苦闷的日子,而不起眼的蓼草却奇迹般地在这个时节开起花来,这也预示着凉爽的秋天即将到来。蓼花稻穗般的花序,婀娜纤细的茎秆,如身材高挑的舞女,款款弯动腰肢,不知不觉醉了人。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,农村开门见山,没多少田,山林倒是不少。家庭经济收入除了春季的茶叶,就是山上的木头。父亲个子小,是个出色的伐木工,他砍的树听他的话,让树往东倒树绝不会往西倒。一把斧头一把锯陪伴父亲一生。其时的我,虽初生牛犊不怕虎,空有一身蛮劲,砍起树来十分外行,就连毛竹都不听我使唤。最后那一斧头,倒下的大树复仇似的向我扑来,吓得人心惊肉跳。务农绝非一件简单的事,不比读书容易。

伐木容易搬运难。砍下来的松树和杉木,铲去它的树皮,烈日暴晒后,要将它们搬运到马路上去。此时,父亲身材矮小的缺点就凸显出来,他一个人搬不动,与人合作也吃亏,两人扛木头,重量朝低处压。总之每次收工回家,他先靠在椅子上发一会儿呆,一动不动。他每晚喝一小盅散装白酒,说酒活血散瘀。有时天气变化,父亲肩膀、后背和膝关节痛得无法入睡,因此他常挖苦自己,说他的身体比天气预报还准,知道什么时候要变天下雨。有一次,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一个偏方,挖许多蓼草根回家,一部分洗净晒干后储藏起来备用,一部分泡在酒里,说蓼草是一味极好的中草药,要是早知道,就不至于受这么多年腰酸背痛的罪。事实上蓼草的功效微乎其微,父亲身体该疼的时候还是很疼,到了晚年更加明显。

父亲老了,不能上山下田,在家里闲不住,前几年将那个废弃的鱼塘种上更多菰,引进河水,想养点鱼虾什么的。可是鱼塘渗水严重,立秋后水塘就会枯竭,成为沼泽。前日再陪父亲回老家,水塘里茭白没有,全是蓼花,密密麻麻。父亲躬身望着这片熟悉的蓼花,没有说话。我的目光,穿过父亲白发苍苍的背影,看到蓼花依然美丽如初,像少年红润的脸庞,在秋日暖阳的映照下,如梦如幻,美极了。



喜上眉梢

肖胜林

村中凡有人家结婚,前一日,大门两侧必先贴上双喜字;还要贴上“龙”“虎”二字,“左龙右虎”,即“龙”字在大门左侧,“虎”字在右侧,取意“龙虎坐镇,逢凶化吉”。大门上贴一副对联:喜三星在户,卜五世其昌。

记忆里,对联都是太爷写的。太爷个子瘦高,背微驼,手里的拐杖是光滑的,胡子总是雪白的。有青年,踩着朱漆的凳子或不高的竹梯,贴喜字贴对联,至于怎么贴,得听太爷安排。

太爷把拐杖靠墙上,颤巍巍把对联展开,看过了,说这副贴在新人房门上。青年便仔细地在门框上刷糨子,工整妥帖地贴好对联。房门贴“一世良缘同地久 百年佳偶共天长”,或“双飞都是关雎鸟 并蒂常开连理枝”。而厨房,则要贴上“厨内精心调五味 堂前聚首会百朋”。门楣窗框上贴横匾:鸾凤和鸣、百年好合、喜结连理等,不一而足。这都是太爷吩咐的。

每贴一联,太爷总让青年读读词句。凡读得下来,太爷必赞,说读得对,读得好。有不识的字,太爷便教读,还会把对联的意思给讲了。太爷说,这都是“文化”。

大红的喜字贴上,大红的婚联贴上,整个院子漾满了喜气,每一个走进院子的人啊,都沾了喜气,不自觉地,脸上笑开了花。

若是婚期在仲春或秋尾,遇到暖太阳,院子里便会聚一帮女人,是新人的婶子大娘们,她们是来包水饺的。“上轿饺子下轿面”,这饺子,新人得吃,凡来帮忙的左邻右舍、亲戚朋友也得吃。

饺子须得多包。

院子里,一溜四五张饭桌排开,面板安放在饭桌上。剁馅儿,和面儿,擀皮儿,饺子包得圆鼓鼓。新嫁过来不久的小婶子,面含粉色包着饺子,饺子还要捏一排褶儿,说这是千层褶的宫廷饺。

女人们手里忙,嘴也不闲。最是拿梳了油光头,穿了红衣的喜婆婆打趣,笑说这是要把明天过门的儿媳比下去了。有人抬头,看新人房子里叠得高高的被褥,冷不丁说一句:“新褥子,大花被,一对新人盖着睡,来年一生生一

对。”小婶子听了,低头嗤笑,一帮女人也闹哄哄笑。笑声满了院子,满了小村的大街小巷。

太阳红彤彤着脸,慢慢落山了。包好的饺子,也端进厨房。“扫净庭阶迎客驾,携来笙管接鸳舆”,院子里外得仔细清扫,扫得一尘不染。

新人房里掌了灯,得给新人铺床了。新弹的棉花,新缝的被褥,“八铺八盖”,是新人床上的标配。被子或一色大红,或有描龙绣凤的图案。

哥嫂铺床,这是小村的传统。哥嫂穿戴一新,嫂子还描了眉,涂了口红。被褥一床床铺到喜床上,满脸褶子的大娘清了嗓子,说着铺床的吉利话儿:“一铺金,再铺银,麒麟送子送上门……”

被褥铺好,被褥上再撒几把栗子枣儿花生喜糖。六七岁的男孩儿被抱上床,左滚右滚,这叫压床。大娘的声音欢乐而高昂,说着“压床压床,如意吉祥,早生贵子,人财两旺。”满屋子里的人便鼓掌叫好儿。

床铺好,院子里点燃两挂鞭炮,响亮的鞭炮声在小村里回响。小村里所有人家就都知道,这一家,明天要办婚事了。手头的活计,明天可停下来,要去帮忙,要去看新媳妇了。

贴喜字贴婚联,包饺子,铺喜床,每一项,都是喜气洋洋,都寄托着人们对新人的美好祝福,都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一年年,婚事不断,一年年,日子越过越好。



秋储 何金龙 摄

减重

郭华悦

一棵大树,若是遭遇风雨而被摧折,该如何扶起来?

很多人下意识的做法,是将树扶起推正后,加以固定。但这么一来,却容易事倍功半。首先,要扶起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,并不容易,有时甚至不可能。其次,就算推正固定,但树失了根基,枝叶却依旧,头重脚轻,往往一点小风雨就前功尽弃,重新被吹倒。结果,费力却难以收效。

有经验的人都懂得,要将遭风雨吹倒的树扶起来,首要的不是扶,而是减重。先砍去树枝,剪去枝叶,让树的重量得以减轻。之后,再扶起推正。枝叶不再后,轻装上阵的树没有了负担,更容易把根扎稳,不多时就能重新焕发生机。

一个人,若是跌倒于人生路上,该怎么重新站起来?

维持原有的枝叶,战战兢兢站起来,如履薄冰地继续前行,这样的结果往往不

容乐观。人行于世,谁不是负重前行?路走得越远,身上的负担就越重。这样的重量,日甚一日,最终如暴风雨一般,压倒了一个人。此时,哪怕原地站起来,往日压垮自己的不堪重负,依旧能在不久之后重新压倒自己。

对于一个跌倒的人而言,最该先做的不是站起来,而是减重。生活施压在一个人身上的负担,有些是责任,有些则不是,比如虚荣与浮夸。剪去那些非必要的枝叶,减轻负担,以低姿态站起来,轻装前行。这么一来,重新扎稳根基,自然不是难事。

一段感情,亦是如此。

两人之间的感情出了问题,很多时候是因为不堪重负而导致的。但有些当事人下意识的第一反应,不是为感情减重,反而添加了种种华而不实的枝枝蔓蔓。结果,增加了感情的负担,适得其反。

要挽救一段感情,令其重新焕发生机,有时需要的不是增重,而是减重。剪去不必要的枝蔓,以轻松的姿态直面问题。这么一来,最核心的问题才能浮出水面。稳固根基后,才能重新长出新的枝蔓,焕发生机。

人如树。生长的过程,是一层层地加重,枝繁叶茂。而一旦遭遇风雨而摧折,便该知道适时减重,减去枝叶,令自己有重新站起来的机会。